

法轮功治愈了我四十年的抑郁顽疾

文/辽宁大法弟子 心升

我今年六十一岁了。回想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我生在半工半农的家庭（一半农村种地，一半是企业拿工资）。我自幼聪明伶俐，且长相较好，又是男孩儿，所以很受父母疼爱。记得小时父亲走哪儿都将我带到哪儿，而把我差一岁的妹妹留在家。我上学时，各科成绩优秀，体育也好，所以老师都喜欢我，同学们也羡慕我。父母视我为骄傲和未来希望的寄托。

可天有不测风云，我十三岁那年，忽然得了神经衰弱症。这病像胶皮膏药一样贴在我身上，怎么也剝不掉。伴随着忧郁症，我整宿就是无度的失眠。夜间，别人都鼾声如雷，我则望着天花板无眠到天明，并浑身冒冷汗。父亲不忍眼看爱子受病痛折磨，就带我四处寻医看病。但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不断的四十年治病生涯。治病过程中，西医、中医、针灸、磁疗，真是用尽了所有的治疗办法，但始终也不见疗效。于是又请神问卜，找巫医神汉，不但没能治好我的病，反而又增加了其它的病症，就是由原来的单纯失眠，继而多增了焦虑、强迫、妄想等症。那时父母为我治病，不仅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而且又白费了大量精力。不得已情形下，只得放下心爱的书本，辍学在家。以后，所有的美好理想都随之灰飞烟灭。父母终日愁容满面，有时禁不住泪洒襟前，家里因为我的症状而笼罩着阴云。那时的症状，使我目光呆滞，面容憔悴，衣襟有些许不整，人送外号为“魔怔”。

一九八一年，父亲提前退休，我接替顶职进了工厂。在每日工作时间内，尽管我挣扎着强颜欢笑，在人前尽力做欢喜状，但病依然是未好的，所以内心的难受与痛苦感受，只有自己知道，一天下来多半时间是浑浑噩噩。而工作之余，自己经常独处一角，懒得与人搭话，念头尽是无理智的冥思苦想。父亲以为我有了稳定的工作会安心，病症因此能减轻，但他老人家的美好希望还是落空了。

在父母亲都厌倦了我的情况下，我开始自己给自己治病，就是所谓的与疾病作坚决斗争。那时中国大陆新华书店突兴开架售书，我便经常钻到书店里翻看各种各样的医学书，想从中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并寻找各类药名，然后按照那些药名到药店买药。这样买完这药买那药，每当开完工资后，从书店出来再到药店，就是这样无头无尾地寻找治疗的方法，上班有时还不忘把药瓶装兜里。十多年里，药我吃了几柜子，而病情还是未见好转。也曾做过各种体育锻炼，包括冷水浴，冬天里用冷水浇身体，也没收到效果。

一九九三年前后，法轮功流传到本地，受亲戚的启发，我也曾炼过一段时间。在炼第二套法轮桩法时，就有百脉从头顶通透全身，使身体有非常舒服的感觉。本来已经得到高德大法，应该继续修炼下去，可我受党文化影响，错误地认为法轮功法里讲的不争不斗，不利于个人奋斗，难以实现人生目的，而又被大法“真、善、忍”心法拘束而感觉太难受，于是就放弃法轮功，而改练了“内养功”，因此与真正的大法擦肩而过，为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错误埋下了祸根。

那种低层次的气功似乎也有治疗的作用，因而改善了睡

眠，头脑也日渐清醒，工作也有了起色，还恰巧也跟进买了房子，之后随着社会的潮流而随波逐流了，干了许多坏事，造下罪业还不自知，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的稻草。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左右，我旧病复发，起初是得了风湿腿病，但不能服用西药，因为西药大都有镇静成分，又不能炼气功，只得服用中药。而中药又有什么热升、凉降的作用，所以治风湿腿疼，就得用热性的药物，这样又导致了血压上升。血压一高，头晕目眩，我就练不了气功，失眠症又重返回来。三病交加，三管齐下，生命竟到了最后的时刻；严重情况下，亮起人生终点的红灯。绝望之际，我想起了法轮功。

法轮功不需吃药，能治百病，正适合我的情况。但错路走远了，想回头谈何容易！另外空间场不好的生灵百般阻挠，我感觉像万箭穿心一样，难受至极。不知不觉中，有了自杀的念头。心生恶念，想先杀死心爱的儿子，然后再从自己买的楼房跳下去，因此还有了一丝欢心和痛苦消失的错觉，体验到精神病人自杀时的心理状态。我想到大势已去，自己一生的种种努力与奋斗将付之东流，还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于是心阴暗到了极点。

由于多日失眠，加上焦虑和幻觉，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我逃离了当时的工作现场。后经过亲友找寻，终于找到了我后，亲友就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也没任何疗效，只得放弃了令我心仪的工作，提前办理了退休。

退休后，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我决心排除重重干扰，重炼法轮功。尽管邪党还在迫害大法信仰者，但这是我唯一能摆脱痛苦，走向新生的办法。邪党不能使我病好，现代科学也无济于事，低层气功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的顽疾，只有大法能救我的命。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讲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在人这层境界低下认识中，虽万般努力，但最终功亏一篑，这是业果的体现。我练其它气功，一时奏效，但由于不重德，业力没有消掉反而得到积攒，最终业大毁身。而法轮功师父一再告诫弟子要修心向善。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全身心走入大法修炼。除每天炼五套功法外，我还按照大法中的要求修炼心性。渐渐的我的主要病症消失了，面部红润起来，走路一身轻，一改过去那种低靡、忧郁，甚至想自杀的状态，改为精神欢乐向上的良好风貌，体会到只有真正修炼大法，才是彻底改变人生的真理。



人间三万天

文/清箫

人间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100年36500天。问谁能活100年，人生每天都在倒计时。

如果活了50年，却不知道为什么在活，活得不明不白，会不会觉得空荡荡。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我，我来干什么，难道仅为了来挣钱，买车、买房、生儿育女？那岂不是虚荣一生？如果看别人怎么做的人，就照模照样学，最后你好我也好，大家名利大丰收。对此我怎么却感到如此悲凉。

夜深人静的时候，灯火暗淡了，不用再承受别人投来的异样的目光，也没有人前呼后拥跟随身后。我又在思考我是谁，为何心中如此不安；我为什么想飞往天上，远离人世间的非是是非；我甚至想起了小时候，怀念起和小伙伴一起偷吃咸菜的欢乐；如果那个纯真的生命是我，现在的我又是谁。

人生50年后，是不是此生甚至前世所欠的债都要还；那些要债的，都会来，要命不要命它们说了算。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我不想这样活着。

生命来到人世的目的地是什么？是积累福德，提升心性，返本归真，成就生命的正果。那才能永远幸福的活着，永享天福，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幸运的生命如是我，因为我遇到了“法轮大法”，感谢师尊没有放弃在旧宇宙中坏灭的我。我心中有了新宇宙的种子，那就是“真善忍”，是创世主给我的生命之种。我成为了新宇宙的一枚大法粒子，感恩创世主。



文/郑欣

这件事发生在我朋友出生前，是朋友的母亲对他口述的。当时化验、检测设备很少，透视的设备更是还没有普及。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个人整天腿痛的厉害，就是找不到原因。到县城的医院里找了很多的名医，最后都说没有病，可就是难受。有位多事的人告诉他邻近的一个县里有位老中医专治疑难杂症，不妨去试一下。

病人实在是太难受了，于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坐着小推车来找老中医。老中医把脉后又轻轻的按了一下病人的腿，告诉他腿里面化脓了，需要到县里面的医院里去开刀把脓清理出来。病人的家属不相信，但是没有办法。老中医没有设备可以动手术，于是陪病人到县城的医院里来动手术。

医院的医生坚持病人没有化脓，不给做手术。最后找了一个熟人，才愿意试一下。医生在老中医的指引下，慢慢的在腿部划了一个小口，并没有发现有脓，老中医坚持还要向里。继续向内划，手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在靠近腿骨头的地方发现了化脓点，清理后包扎，一个月后病人的腿就恢复正常了。

病人来感谢老中医的时候，老中医告诉他：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病人平时做很不好事情的报应（这位病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无赖，经常干缺德事）。要保证以后腿内不再化脓，一定要多做好事。民间有“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说法。病人的化脓点接近骨头，确实是大问题了。病人千恩万谢后离开了。据说后来此人真的改邪归正了。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老中医从此也在当地成了名人。为什么老中医那么确定有脓，甚至位置都知道呢？真的是把脉知道的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古代的中医很多都是开天目的，就像是二郎神的那个天眼，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当然有把握了。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讲，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后来老中医过世了，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老中医的儿子为了挣钱，进口了很多的精良设备，但治病的能力却远不及老中医了。

三言两语说生日

文/新宇

人出生的那天或者说人第一天来到人间的日子叫生日。按照传统观念看，人出生的那天的时间与地点似乎就决定了人这一生的命运。也许是因为这样吧，所以在世间把生日这天看的很重要。东西方社会也都把这天看的很重要，都有过生日的习惯。

人诞生的那天叫生日，生日两字组合起来便是星字。喻示着一个人诞生就像一颗星星的诞生或者是地上的人对应天上的星星，一个人是一颗星。无独有偶，在中国过去，就有“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的说法。这样的文化，是在喻示着人的生命来源于天上，地上的人对应着天上的星系。东西方社会中也同样都有用星宿或星座来预测人的命运的。

人出生的这天，中国人讲究个生辰八字。其中的辰指时辰，其实辰字还有另外一层内涵的展现，是星辰。从这个角度看，生辰也指星辰的诞生，同样是喻示着人对应着天上的星系。

研究哲学的人也经常说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句话叫从哪里来便回到哪里去。既然人对应着天上的星系，那么天上的星系不就是人的归宿吗？人真正的家不在天上吗？

自从自己学了法轮大法之后，从大法得到开示，人的生命确实是来源于天上，对应着不同星系，人真正的家在天上。只有修炼才可以回到天上的家园。

故事里的“钩心斗角”与故事外的人生

文/宇明

生在红尘喧嚣，人的内心情感是最不易把控的，尤其生气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心被钩住般带动搅扰，愤怒的急于发泄，大多数人则会陷入争斗而不能自。这般复杂的心理该如何形容呢？

古人用“钩心斗角”四个字，既生动展现了此种内心的状态，又形象的揭示了另外空间事态的本质。其实在传统文化中，对此还有一段传神的故事，精彩且意味颇深。

《西游记》第五十三回〈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中，那破儿洞的道人因与牛魔王有亲，言说给侄子红孩儿复仇，守住井不准大圣取水。巧的是大圣也曾与牛魔王拜过兄弟，看来这场相遇也非偶然，魔性对撞的同时正可祛心猿的火气。再看那道人于大圣角斗时，用的兵器也很特别，正是那“如意金钩子”，这钩会将心猿如何？

话说大圣却才寻出吊桶来，正自打水，又被那先生赶到前边，使如意钩子把大圣钩着脚一跌，跌了个嘴啃地。大圣爬起来，使铁棒就打，他却闪在旁边，执着钩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

大圣骂道：“你上来！你上来！我把你这个孽障，直打杀你！”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敌，只是禁住了，不许大圣打水。

大圣见他不动，却使左手轮着铁棒，右手使吊桶，将索子才突鲁鲁的放下。他又来使钩。大圣一只手掌持不得，又被他一钩钩着脚，扯了个蹶踵，连井索通跌下井去了。

就这么，心猿虽是大圣却被钩子跌绊两跤。可修炼人的心也正需如此，只有在事上魔炼才能生出智慧。后来大圣悟到与悟净配合，终于巧妙取水成功。所以面对矛盾，能否将心从烦躁中静下来，先解除自心那形同钩子的牵绊，才是找回理智的关键，释怀的同时气也就自然化解消除了。否则因气而争斗，心也许会被钩扯跌绊，误失了好的机缘。

想想人这一生：年少时，内在空乏却往往自以为是，跃跃欲试；到了青年，为满足心头欲望，很多时候好勇斗且欲罢不能；中年时期，开始学着放淡人生所求，少了年少轻狂，但内心难以清静，仍存咄咄逼人的气势；直到老年，蓦然回首，发现生命的尽头即是生命的来处，于是诸般执念终弃之如履，内心归于宁静。

真是生命的轮回好似一场修炼啊！要达到气定神闲，不浮不躁，或许“悟空”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猿。就是说，心若是空了，那钩子还有争名夺利的角斗场吗？正所谓“无为乃有为，无往而不胜”对吧？



欢迎探索「干净世界」
无暴力 无色情 无犯罪 无毒无害

正见网

<https://tinyurl.com/bdffdf3z>

